

# 教育环境中的暴力和欺凌

## 残障儿童和青年的经历



## UNESCO——全球教育领导机构

教育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的重中之重，它既是一项基本人权，也是建设和平和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教科文组织是主管教育的联合国专门机构，在全球和地区的教育领域发挥领导作用，以推动各国教育系统的发展，增强其韧性和能力，从而服务所有学习者。教科文组织通过变革性学习引领应对当今全球挑战的行动，并在所有业务领域重视性别平等和非洲。

## 2030年全球教育议程

教科文组织作为主管教育的联合国专门机构，负责领导并协调2030年教育议程——旨在通过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在2030年前消除贫穷的全球运动的一部分。教育既是实现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同时自身也是单独一项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4），即“**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2030年教育行动框架》为落实这一宏伟目标及各项承诺提供了指导方针。



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丰特努瓦广场7号，75352巴黎 07 SP，法国，2021年出版

© UNESCO 2021



本文为开放获取出版物，授权协议为Attribution-ShareAlike 3.0 IGO (CC-BY-SA 3.0 IGO)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igo/>)。用户使用本出版物内容，即表明同意接受教科文组织开放获取资源库使用条件的约束([www.unesco.org/open-access/terms-use-ccbysa-chi](http://www.unesco.org/open-access/terms-use-ccbysa-chi))。

原文名称：*Violence and bullying in educational settings: the experience of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2021年出版

本文所用名称和材料的编制方式并不意味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任何国家、领土、城市、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律地位，或对于其边界或界线的划分，表示任何意见。

本文表达的是作者的看法和意见，而不一定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看法和意见，故该组织对此不承担责任。

本文由教科文组织健康与教育科编写，由Parviz Abduvahobov协调，Christophe Cornu提供支持。感谢以下教科文组织职员提供宝贵的审阅意见：Chris Castle, Cara Delmas, Sylvain Seguy和执笔的Kathy Attawell（顾问）。本文基于Brown Dog Consulting LLC的Megan McCloskey与Stephen Meyers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残障包容发展课题研究生协助下开展的研究。

封面照片：[wavebreakmedia/Shutterstock.com](https://www.shutterstock.com/wavebreakmedia)

正文图标：

第2页：[Ndangtukuolarang/Shutterstock.com](https://www.shutterstock.com/ndangtukuolarang); [vectorlight/Shutterstock.com](https://www.shutterstock.com/vectorlight); [Yaska/Shutterstock.com](https://www.shutterstock.com/yaska); [happiness-income/Shutterstock.com](https://www.shutterstock.com/happiness-income)

第3页：[Ndangtukuolarang/Shutterstock.com](https://www.shutterstock.com/ndangtukuolarang)

第5页：[Mr. Rashad/Shutterstock.com](https://www.shutterstock.com/mr-rashad); [Ndangtukuolarang/Shutterstock.com](https://www.shutterstock.com/ndangtukuolarang)

第8页：[Alemon cz/Shutterstock.com](https://www.shutterstock.com/Alemon_cz)

设计和印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印于法国

# 1. 导言

本文是教科文组织关于校园暴力和欺凌的系列技术简报之一，重点关注残障学生的经历。本文首次汇集了关于教育环境中残障学生遭受暴力和欺凌的规模和性质的证据，旨在提高对该问题的认识，鼓励采取行动确保残障儿童和青年能够获得安全的学习环境。

本文主要面向教育政策制定者和规划者、学校管理者、校长、教师和其他学校工作人员。我们希望它能够为其他有意预防和解决残障学生遭受暴力和欺凌问题的个人或组织所用，包括残障人组织、家长协会、青年组织、媒体和广大公众。我们也希望它能够鼓励进一步的研究，以提高我们对该问题的认识，形成有效干预的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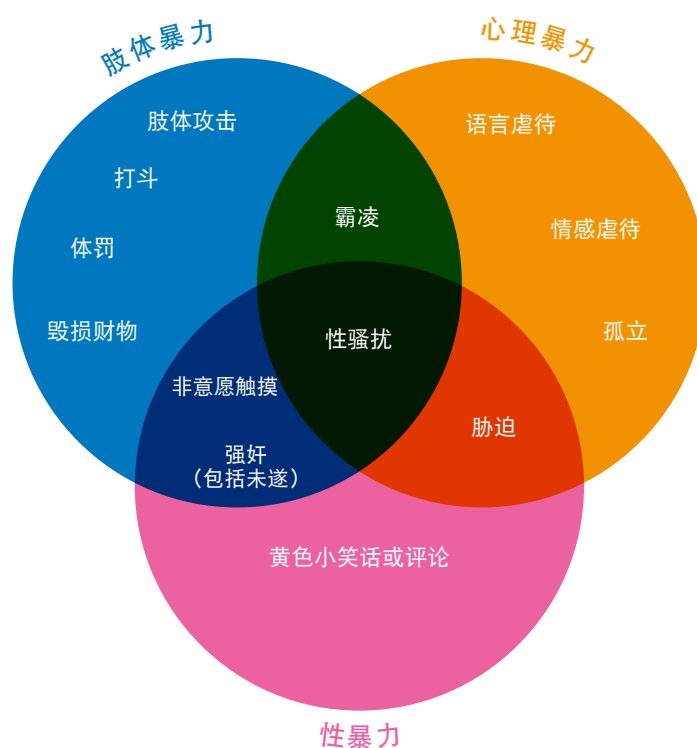


## 认识残障

2006年《残疾人权利公约》指出，“残疾是伤残者和阻碍他们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充分和切实地参与社会的各种态度和环境障碍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结果”。它还承认残疾人的多样性，“包括肢体、精神、智力或感官有长期损伤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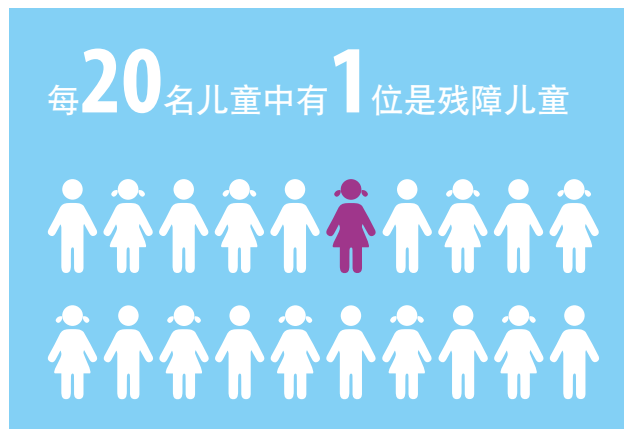
教育环境中的暴力包括身体、心理和性暴力以及欺凌<sup>1</sup>（图1）。其实施者主要是其他学生，但也包括教师和其他学校工作人员。校园暴力和欺凌发生在所有国家，影响大量儿童和青年，损害健康和幸福，破坏学习成果。然而，由于全球调查没有收集关于残障儿童和青年的具体数据，我们对这些学生在教育环境中所遭受暴力和欺凌的程度和性质知之甚少。

图1. 校园暴力与欺凌概念框架




来源：教科文组织（2019），第11页<sup>2</sup>


图2. 残障儿童人数




来源：世界卫生组织（2011）<sup>3</sup>

文件总结了教科文组织所委托开展的研究的主要结果。该研究旨在评估教育环境中残障学生所遭受暴力和欺凌的规模，明确增加受害<sup>4</sup>风险的因素，并了解干预措施的有效性。该研究通过以下方式收集信息：

 **学术文献综述**（确定了1500多篇文章并选择了其中的300多篇进行综述）以及国际组织的报告。

 **访谈**，访谈对象为非洲、亚洲、欧洲和拉丁美洲的30多名残障人权利倡导者与全纳教育和残障儿童和青年暴力预防等领域的专家。

 **焦点小组讨论**，有孟加拉国、中国、印度尼西亚、牙买加、尼日利亚、南非和美国的70名18周岁以上不同残障类型的青年参与。

学术文献有诸多局限性，难以比较研究结果或得出结论。这些局限性包括对暴力和欺凌、残障的定义不同，以及所研究的残障类型和数据收集方法存在差异。超过四分之三的已发表研究来自北美和西欧，其他地区的数据则很少。关于性别、性倾向和性别认同、种族、社会经济地位等特征的信息极少，而这些特征与残障可能共同影响面临暴力和欺凌时的脆弱性。

## 2. 现状如何？

针对残障儿童和青年的暴力和欺凌非常普遍——多数人报告说，他们曾在某个人生阶段遭遇过某种形式的暴力和欺凌。一项针对喀麦隆、埃塞俄比亚、塞内加尔、乌干达和赞比亚残障青年的研究显示，所有受访者均表示自己曾遭受过暴力，包括一些反复发生的身体暴力、性暴力和情感暴力，发生的环境不一而足。<sup>5</sup> 以下调查结果表明，残障学生在教育环境中面临严重的暴力和欺凌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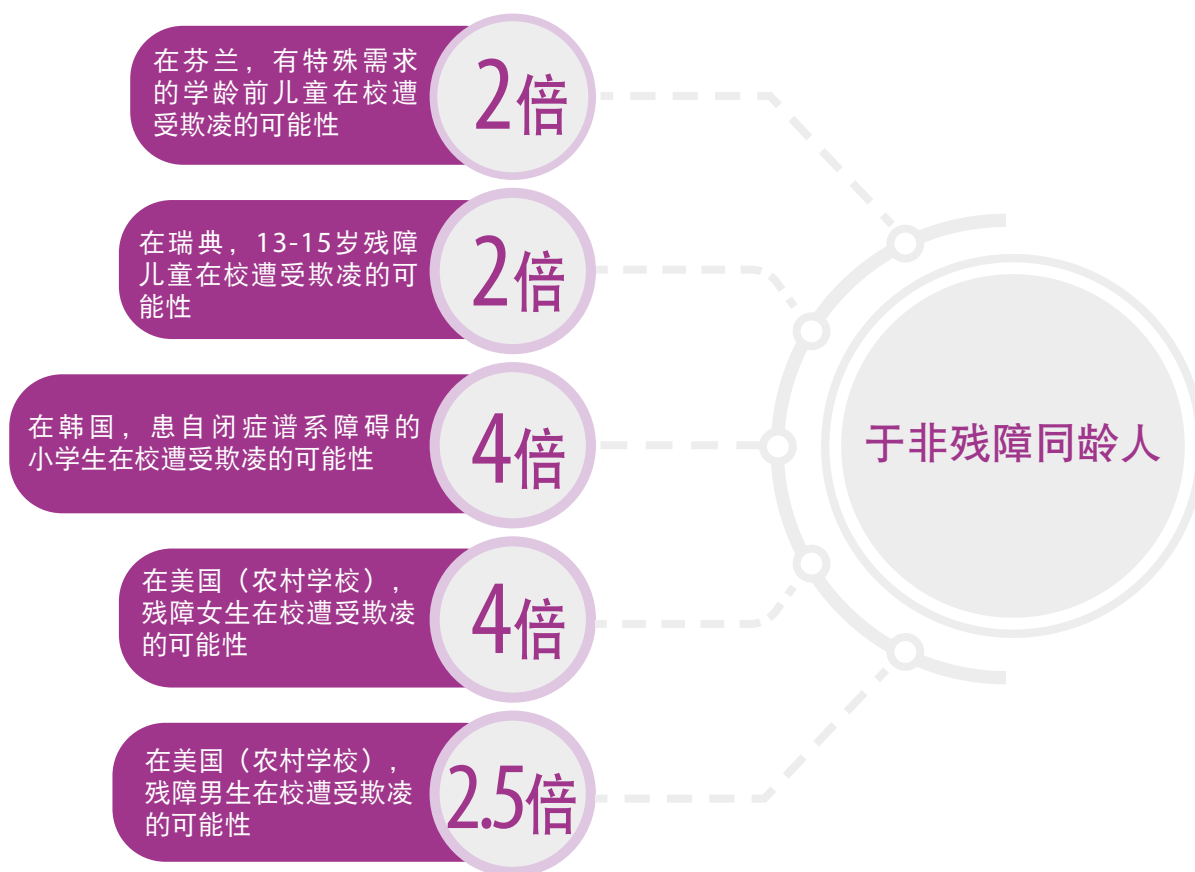
**与非残障儿童相比，残障儿童在所有环境中——家庭、社区和学校——成为各类暴力行为受害者的可能性要高出3到4倍。<sup>6</sup>**

### 残障学生所遭受暴力和欺凌的程度和性质

#### 其他学生实施的暴力和欺凌

在各级教育系统中，残障学生成为校园暴力和欺凌受害者的可能性等于甚至高于非残障学生。本报告所审查的所有涉及残障学生和非残障学生遭受校园暴力和欺凌情况的比较研究中，残障学生成为受害者的可能性等于或者高于非残障同龄人，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远远高于后者。这在学前班、中小学和高等教育中均有发现，但总体而言，在13至15周岁，即童年后期到青春期早期这一过渡期间，这种风险似乎最高。

图3. 残障学生比非残障同龄人更可能遭受欺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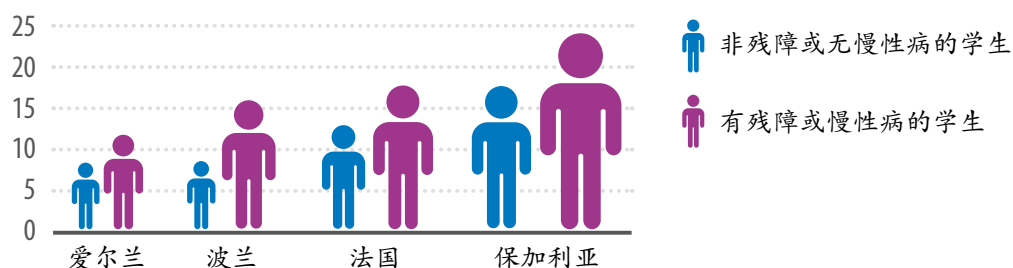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Repo & Sajaniemi (2014)<sup>7</sup>; Hwang et al (2018)<sup>8</sup>; Farmer et al (2017); Annerback et al (2014).

这种风险也受学习环境的影响。例如，有证据表明，寄宿学校里年龄较小的孩子更容易遭受欺凌，而实施欺凌者通常是年龄较大的学生。

与非残障同龄人相比，残障学生更可能成为校园欺凌的受害者（图3）。例如，一项针对美国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研究发现，残障学生成为欺凌受害者的可能性是非残障学生的1至1.5倍。<sup>9</sup> 美国一项关于农村学校的研究发现，残障女孩

受到欺凌的可能性是非残障同龄人的近4倍，残障男孩受到欺凌的可能性是非残障同龄人的2.5倍。<sup>10</sup> 在德国、<sup>11</sup>瑞典、<sup>12</sup>台湾（中国）、中国<sup>13</sup>和乌干达等国家和地区，残障学生遭受同伴欺凌的发生率远远高于非残障学生。<sup>14</sup> 在11个欧洲国家进行的一项涉及5.5万名中小学生的研究发现，残障学生受到同伴欺凌的影响尤为严重，在某些国家，他们受到校园欺凌的可能性是非残障学生的2倍（图4）。<sup>15</sup>

图4. 部分欧洲国家同龄人之间暴力受害率（%）



数据来源：Sentenac et al (2013)

残障是校园欺凌的一个重要风险因素。瑞典的一项研究发现，残障是13至15周岁学生遭受欺凌的最重要风险因素，残障学生受到欺凌的可能性是非残障学生的2倍以上。<sup>16</sup> 一项针对智利5至8年级学生遭受性骚扰情况的研究显示，残障是预测遭受伤害的脆弱性的最主要指标之一。<sup>17</sup>

残障学生遭受其他学生各种形式的暴力和欺凌。残障学生报告了遭受身体暴力、心理暴力、性暴力、欺凌和网络欺凌的经历。<sup>18</sup> 在中国，焦点小组参与者描述了如何遭受其他学生实施的身心虐待，包括被别人推、踢、捉弄、嘲笑和模仿，个人物品被损毁、盗窃或隐藏，以及社交排斥。

“有人模仿我走路的方式……

大家都在笑”（焦点小组参与者，

肢体残障，中国）

一些残障儿童和青年可能认为暴力和欺凌不是虐待。因此，基于自我报告、证明暴力和欺凌盛行的证据很可能低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程度。一些儿童和青年虽然承认被虐待，但同时又容忍被虐待，因为他们愿意接受“不惜一切代价的友谊”，还因为他们觉得遭受虐待毕竟要比孤独和社交孤立好一些。<sup>19</sup>

与非残障女孩相比，残障女孩遭受同龄人性暴力的风险更高。与非残障同龄人相比，残障女孩更有可能遭受来自同学的性暴力。一项针对乌干达小学的研究发现，残障女孩遭受男生性暴力的可能性是非残障女孩的2到4倍。<sup>20</sup> 孟加拉国和印度尼西亚的焦点小组参与者也表示，残障女孩更容易遭受校园性暴力。

残障学生似乎更容易遭受网络欺凌。<sup>21</sup> 多项研究表明，有智力障碍的儿童和青年，例如有学习困难、注意缺陷和多动障碍或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儿童，与非残障同龄人相比更容易遭受网络欺凌。<sup>22</sup>

在施暴/受害者和旁观者中，残障学生的比例畸高。与非残障学生相比，残障学生更有可能同时成为欺凌的施暴者和受害者。<sup>23</sup> 残障学生实施暴力和欺凌可能是由于缺乏社交技能或对长期受害的反应。残障学生也更可能充当助手参与欺

凌，例如加入其他学生挑起的欺凌，或者作为捍卫者试图保护受欺凌的学生，要求欺凌者停止行为或寻求帮助。<sup>24</sup>

残障学生认为目睹欺凌行为时感到压力很大。在英国，11至14周岁的残障学生将“目睹欺凌”列为可能令他们感到最有压力的情形之一，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应对。<sup>25</sup>

### 教师和其他学校工作人员实施的暴力

与非残障学生相比，残障学生遭受教师身体暴力的比率更高。在某些情况下，教师和家长认为体罚是“控制”残障学生的合法和必要措施。在乌干达的小学中，与非残障女孩或男孩相比，残障女孩遭受教师身体暴力的可能性更高。<sup>26</sup> 在美国，在接受特殊教育的学生比例较高的学校中，体罚的使用率几乎是其他学校的2倍，即使问题行为的发生率与主流学校相比没有差异。<sup>27</sup>

残障学生的人身自由更有可能受到限制。美国一项研究发现，虽然残障学生仅占十分之一，但在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学生中有四分之三是残障学生，在非自愿的情况下被学校工作人员限制自由的学生中也有一半以上是残障学生。有情感和智力残障的学生最有可能受到人身自由限制（图5）。<sup>28</sup>

图5. 残障学生遭受教师施行暴力的风险更高



数据来源: Suarez (2017).

残障学生还遭受教师的心理暴力。一项针对乌干达小学的研究发现，与非残障学生相比，残障学生更可能受到教师的精神虐待。<sup>29</sup> 在许多国家参加焦点小组讨论的残障青年也描述了被教师羞辱、嘲笑和挑剔的情况，并认为教师实施的虐待会助长其他学生的暴力和欺凌行为。

“一个男同学有听力和智力障碍……  
老师会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哦，那家伙是个白痴。他学习不好。他应该退学去打工。但是哪个老板会雇用像他这样的人呢？他简直一无是处！”  
我们班上的学生听信老师的话，也欺负他……他在12年级时就退学去了面馆工作”（焦点小组参与者，听力障碍，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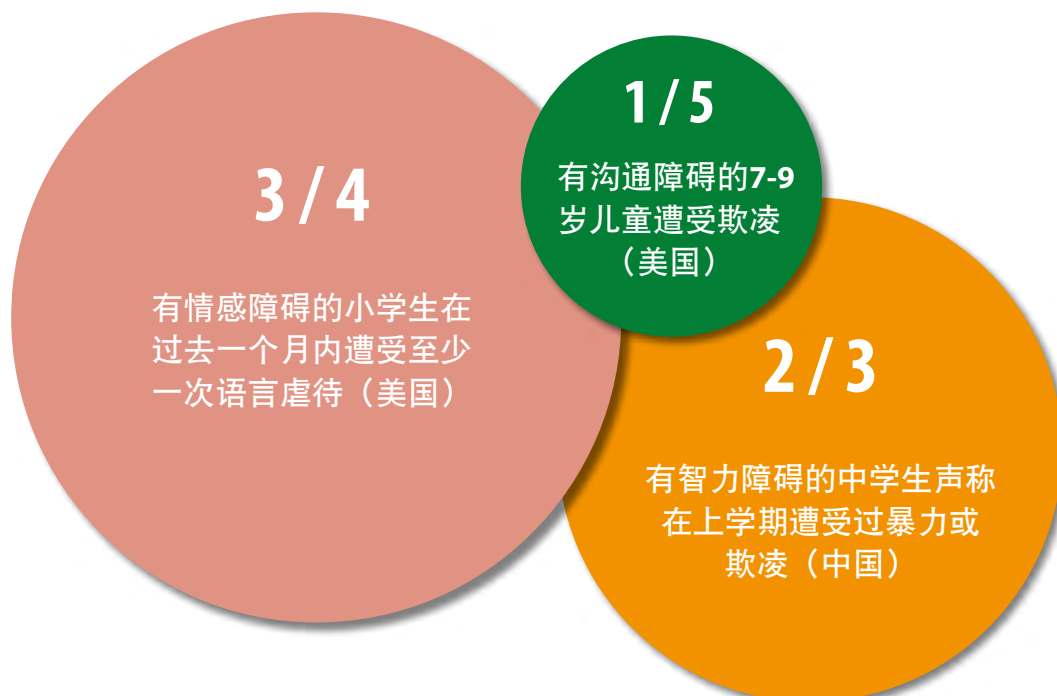
教师暴力与对残障缺乏了解和持消极态度有关。参与焦点小组的青年评论道，教师对残障学生的期望很低——这反映了整个社会对残障和残障人能力的消极态度，而且没有同样重视对残障学生的教育。根据他们的描述，教师对残障学生缺乏耐心，忽视他们，告诉他们学不好，并担心他们会对班级的整体表现产生不利影响。

## 影响暴力和欺凌风险的因素

### 残障类型

有情感和行为障碍的学生比有其他类型障碍的学生更容易受到欺凌（图6）。美国中小学残障学生遭受欺凌的国家数据显示，有情感和行为困扰者<sup>30</sup>比其他残障学生更容易受到伤害。在中学阶段，五分之二有情感残障的学生曾被其他学生欺凌，而受到欺凌的学生比例为五分之一。<sup>31</sup> 另一项研究发现，在小学中，近四分之三有情感残障的学生曾遭受过辱骂，超过四分之一在上个月至少遭受过一次身体虐待。<sup>32</sup>

图6. 有情感、智力和沟通障碍的学生更容易遭受暴力和欺凌



数据来源：Bear et al (2015); Chiu et al (2017)

智力残障学生遭受欺凌的比例也很高。上述美国国家数据显示，中小学的自闭症学生比其他残障学生更容易重复受害。<sup>33</sup> 在中国台湾，智力残障学生遭受欺凌的比率很高。<sup>34</sup> 对多项自闭症谱系障碍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现象研究的回顾发现，遭受欺凌的比例为44%。<sup>35</sup>

影响交流或社交互动能力的残障使学生更容易受到暴力和欺凌。有沟通困难的儿童和青年不太容易交到朋友，而且在社会上更容易被孤立。由于朋友团体是一个重要的保护因素，在社交中被孤立的学生更容易受到欺凌。美国一项对7至9周岁儿童的研究发现，五分之一有沟通问题的孩子遭受过欺凌。<sup>36</sup> 在乌干达，有沟通困难的学生最容易受到学校教职工的暴力侵害，比有视力、听力或行动困难的学生更容易遭受暴力。<sup>37</sup> 印度尼西亚焦点小组的反馈强调了有听力障碍的学生因沟通障碍而容易受到虐待和排斥的程度。牙买加的焦点小组参与者也报告说，在聋哑学校环境中，无法使用牙买加手语进行交流的学生会受到其他学生的欺凌。

有多重残障的学生更容易受到欺凌。例如，同时有学习障碍和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学生、同时有学习障碍和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的学生，以及同时有情绪和身体障碍的学生。在以色列，有学习障碍和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的学生经常遭受欺凌的可能性几乎是仅有其中一种障碍的学生的两倍。<sup>38</sup> 在美国，有心理健康或情绪问题并同时有身体残障的学生，其受害的比率要高于仅有一种残障的学生。<sup>39</sup>

## 性别

**性别影响残障学生遭受欺凌的类型。**残障男孩更容易受到同龄人的身体欺凌，而残障女孩报告说遭受其他女孩心理欺凌的比率更高。这与全球证据是一致的，即男孩更有可能成为身体上的欺凌者，而女孩更有可能实施更微妙或间接形式的欺凌，包括情感和人际关系方面的欺凌以及社会排斥。然而，性别的影响也取决于环境。尼日利亚的焦点小组参与者评论说，残障女孩更有可能遭受暴力和欺凌，因为文化和宗教重男轻女，而印度尼西亚的参与者表示男孩更容易在学校受到欺凌，尤其是在他们年纪较小的时候。

“如果女孩是施暴者，她们通常会使用一些间接的方式，例如，在不提及姓名的情况下发表讽刺性评论，但你知道她们说的就是你”  
(焦点小组参与者，视障，中国)

与非残障同龄人相比，残障女孩和女性青年更容易遭受男性学生和学校工作人员实施的性暴力。在乌干达，残障女孩比其他女孩和残障男孩更容易遭受性暴力。<sup>40</sup> 在美国的高中生中，残障女孩比非残障女孩更有可能被迫发生性行为。<sup>41</sup> 一项针对美国大学生的大型调查发现，残障女学生遭受性侵犯的可能性是其他女学生的2倍。<sup>42</sup>

残障女孩和年轻女性倾向于内化她们所认为的社会排斥。她们比男性同龄人更有可能认可自己的残障而持有消极的自我形象。<sup>43</sup> 这样会使她们更容易受到性伤害。<sup>44</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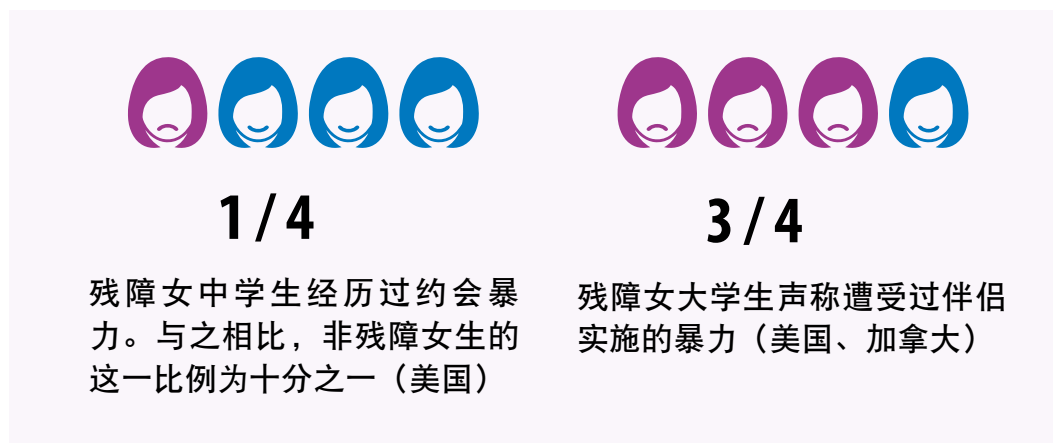
在乌干达，残障女孩遭受男生性暴力的可能性是非残障女孩的2倍，也更有可能遭到学校工作人员的性虐待。<sup>45</sup>

与非残障同龄人相比，残障男孩和男性青年也面临更高的性暴力风险。在乌干达和美国，残障男孩和男性青年报告的性暴力和性骚扰比率高于非残障同龄男性。一项针对智利5至8年级所有学生遭受性骚扰情况的研究发现，男孩报告性伤害的可能性高于女孩，而残障是预测受害的最主要指标之一。<sup>46</sup>

此外，在校外，残障男女青年更有可能遭受约会和伴侣暴力。美国一项针对高中生的研究发现，四分之一的残障女孩经历过约会暴力，而非残障女孩则只有不到十分之一有此经历；残障男孩遭受约会暴力的可能性是非残障男孩的2倍，并且高于非残障女孩遭受约会暴力的可能性。<sup>47</sup> 美国另一项针对2万名18至25周岁大学生的研究显示，残障者遭受伴侣暴力的可能性几乎是残障同龄人的两倍，其中精神残障和多重残障学生面临的风险最大。<sup>48</sup>



图7. 残障女孩与性暴力



数据来源：Mitra et al (2013); Son et al (2020)<sup>49</sup>

### 受害经历和家庭背景

过去的受害经历是预测残障学生未来遭受欺凌风险的最重要指标。研究表明，残障学生童年受害（例如，父母或照顾者的虐待或经历同伴或社区暴力）与未来受害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美国一项针对6至13周岁学生的研究表明，尽管其他因素也是预测风险的指标，但先前受害经历是预测残障学生未来受害风险的最重要指标。<sup>50</sup>

一旦残障儿童和青年受到欺凌，他们未来再次受害的风险就会增加5倍。<sup>51</sup>

贫困可能会增加残障学生面临同伴欺凌时的脆弱性。牙买加的焦点小组参与者报告说，家庭不太富裕的残障学生更容易受到欺凌；孟加拉国和尼日利亚的参与者也发表了同样的看法。这与证据一致表明，高收入家庭的残障学生面临的风险要小于贫困家庭的残障学生；这一部分是因为他们负担得起象征身份的物品，例如昂贵的衣服和手机，从而防止他们受到取笑和其他形式的欺凌。<sup>52</sup>

### 学习背景

残障学生在主流学校和特殊学校遭受欺凌。一些研究表明，主流学校和特殊学校的残障学生都容易受到欺凌。<sup>53</sup>然而，证据不太一致。例如，在香港，残障学生在主流学校遭受欺凌的可能性是在特殊学校的2到3倍。<sup>54</sup>其他研究发

现，特殊残障类型（例如学习困难和ASD）的学生在主流学校遭受欺凌的风险要高于在特殊学校。<sup>55</sup>参与焦点小组讨论的年轻人报告说，在主流学校和特殊学校均有积极和消极经历。

机构和寄宿学校的残障学生面临更大的暴力和欺凌风险。联合国的调查表明，机构和寄宿学校的残障儿童和青年更容易受到来自教师、教职员工和学生的暴力侵害。<sup>56</sup>加剧脆弱性的因素包括机构的“封闭”性、检查不到位和缺乏问责制。

农村学校的欺凌风险可能更高，但各国情况有所不同。在较偏远或欠发达地区，由于对残障的认识和理解更加有限，因此发生暴力和欺凌的风险更大。但也有一些农村学校为残障学生提供了支持性环境，例如在不丹。<sup>57</sup>

### 暴力和欺凌的后果

校园暴力和欺凌严重影响残障学生的幸福。参与焦点小组讨论的年轻人报告说，暴力和欺凌，加上没有朋友和社会孤立，会导致焦虑、愤怒、抑郁和自杀念头。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一致，即遭受过欺凌的残障学生中，抑郁、焦虑和自杀意念的发生率很高，而且残障学生，尤其是残障女孩，比非残障学生更有可能因遭受欺凌而产生负面的心理健康后果。<sup>58</sup>针对残障的欺凌也会对残障儿童和青年的自我意识产生不利影响。<sup>59</sup>

在澳大利亚，有身体残障或慢性病的儿童中，有三分之一报告说他们在小升初阶段在学校里一个朋友也没有。<sup>60</sup>

“校园欺凌比社区暴力更恶劣，因为它破坏了你的另一部分，影响了你的能力，影响你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它告诉你没有地方欢迎你，你学不好[并且]你无法逃避”  
(姆福·托比，白化病宣传)

针对你的欺凌会进一步把你推向社会的边缘”  
(焦点小组参与者，智力残障，美国)

校园暴力和欺凌对残障学生的教育产生不利影响。校园暴力和欺凌影响残障学生获得和参与教育，影响他们的成就和未来前景。孟加拉国和尼日利亚焦点小组的参与者表示，由于害怕受到欺凌，父母往往不愿意送残障儿童上学。遭受同伴和教师暴力和欺凌的残障学生可能会缺课、注意力不集中或辍学。暴力和欺凌还会破坏残障学生的教育质量，可能导致他们被社会排斥在音乐、戏剧和体育等活动之外。

欺凌和排斥是接受高等教育的障碍。在美国，与非残障学生相比，残障学生从大学毕业的可能性更小，特别是特定残障类型（例如ASD<sup>61</sup>）的学生。美国和南非参加焦点小组讨论的残障学生将他们的高等教育经历描述为“更微妙”的欺凌形式，包括被排斥在社会、文化和体育活动之外、遭受教职工敌意和被同伴怀疑受到特殊对待。

## 3. 需要做什么？

“针对残障学生的欺凌和校园暴力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如何打击这种形式的歧视？……实施干预措施来提高对多样性和人权的认识，这些措施应当体现在（纳入）法律、公共政策和教师培训中，教师应当是学校包容性的领导者……如果暴力和骚扰行为持续存在，教育部门必须解决这些问题，并在必要时让司法系统参与进来，以确保无法保护自己的残障学生的权利得到保护。”

玛丽·索莱达·西斯特纳斯·雷耶  
联合国秘书长残障和无障碍问题特使

有证据清楚表明，在预防和应对一般性校园暴力和欺凌方面已经采取了有效干预措施。但很少有研究评估这些干预措施在解决涉及残障学生的暴力和欺凌问题方面是否有效。

教科文组织制定了一个框架——教育系统全面参与模式，涵盖了预防和解决校园暴力和欺凌所需的关键领域的干预。<sup>62</sup> 为确保该教育系统全面参与模式对残障学生也同样有效，各干预领域或框架的组成部分均应纳入全纳教育的原则，并对残障儿童和青年的需求保持敏感。下面列出了一些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

### 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法律和政策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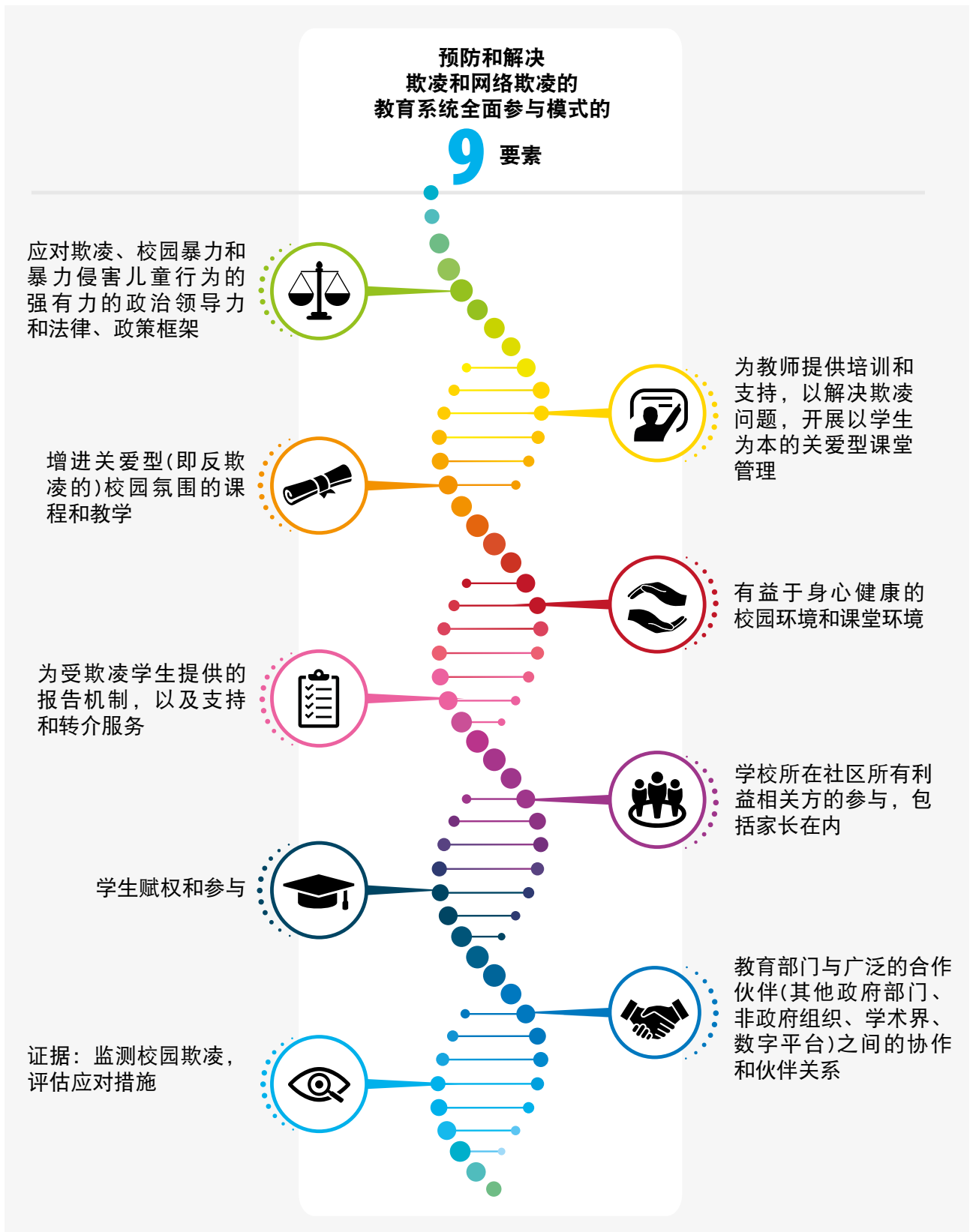
教育系统全面参与模式明确指出，从国家到学校的各级领导力，对于支持有效应对校园暴力和欺凌至关重要。它还明确指出，有必要制定强有力的法律和政策，包括学校层面的政策，来预防和解决校园暴力和欺凌问题。领导力、法律和政策应当考虑到残障学生的特殊脆弱性——领导层必须支持针对残障学生暴力和欺凌的预防工作，法律和政策必须保护残障儿童和青年的权利，禁止针对他们的暴力，并支持开展全纳教育。

禁止和有效应对影响所有学生（包括残障学生）的暴力和欺凌现象的政策和法规，在学校层面也至关重要。现有证据表明，在实行零容忍政策的学校<sup>63</sup>，以及公平一致地执行学校规则和行为规范、并且教师能够及时干预的学校中，残障学生报告暴力和欺凌行为的比例很低。<sup>64</sup> 尼日利亚焦点小组参与者的评论与这些调查结果一致，表明在实行明确指导方针和标准的学校中，残障学生不太可能遭受暴力和欺凌。其他国家的参与者还强调，务必要确保学校工作人员对保护残障学生以及预防和应对暴力和欺凌的政策承担责任。

### 安全和全纳型的学校和教室环境

教育系统全面参与模式强调有必要创造一个让学生感到安全、有保障、受到欢迎和支持的学校环境，还强调学校校长、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在这方面的作用。焦点小组参与者的反馈一直强调促进全纳型学校文化的重要性，这方面有文献支持。<sup>65</sup> 在乌干达，改变学校文化的干预措施让学生、教师和学校工作人员参与促进相互尊重，让学生参与决策过程，使用非暴力的管教方式，促进及时响应的学校治理，有效地减少了工作人员和同伴实施暴力的程度。<sup>66</sup>

图9. 预防和解决欺凌和网络欺凌的教育系统全面参与模式的要素



资料来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法国国家教育、青年与体育部 (2020) 第3页

“走向全纳的起点很低……”

只要改变校风就能够做到。改变思维方式不需要花很多钱，只要学校里有些

坚决的人去倡导全纳……”

（茱莉亚·麦克乔恩，人类和全纳）

一项针对不丹全纳教育的研究发现，虽然农村学校支持残障儿童的资源较少也较难获得，但它们会任命高年级非残障学生来支持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这一政策提供了一个充满关爱和支持的环境。<sup>67</sup> 研究表明，当残障学生被视为学校社区的积极成员时，同伴之间的虐待行为就会减少。焦点小组参与者认为，创建一种视残障学生为学校社区重要成员的校园文化，可以降低其遭受暴力和欺凌的风险。此外，与主要利益攸关方的访谈反馈表明，招聘残障的教师和其他学校工作人员，以及在学校管理结构中增加残障人代表，也有助于促进更加包容的学校文化。

### 课程和教学

教育系统全面参与模式强调，除了师生关系，课程和教学在预防欺凌和营造关爱型学校环境方面也非常重要。学校在消除污名和歧视以及拔除暴力和欺凌根源方面可以发挥关键作用。为确保残障学生的需求得到满足，需要采取体现包容性的课程和教学方式，以促进平等、尊重多样性和包容性的价值观，并确保所有学生了解残障者的权利。

### 对教师的培训和支持

残障年轻人认为教师是影响其校园暴力和欺凌遭遇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乌干达和美国的证据表明，以关爱员工态度、同龄人友谊和接纳为特征的课堂环境通常可以预防校园暴力和欺凌。其他数据表明，在教师积极鼓励和促进同伴关系以及残障学生和非残障学生之间积极互动的学校中，残障学生不易受到暴力和欺凌。<sup>68</sup>

“老师们树立的精神……是集体主义

精神……这从我上学开始一直持续到结束。

例如，当我无法阅读时，朋友们会帮助我。

其实，这所学校过去没有残障学生。

但他们全心全意地接纳了我”

（焦点小组参与者，视障，印度尼西亚）

然而，许多焦点小组参与者报告说，当残障学生受到欺凌时，教师没有进行干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将责任转嫁给学生——教师没有采取措施，反而告诉学生要勇敢一些，多参与，多结交朋友。一项美国研究显示，当学校工作人员忽视其需求时，残障学生更容易受到伤害。<sup>69</sup>

教师往往缺乏支持残障学生的知识和技能，教师培训也未能培养他们预防或应对暴力和欺凌的能力。为教师提供非暴力课堂管理、促进积极的同伴关系、以及预防和适当应对暴力和欺凌方面的培训和支持是教育系统全面参与模式的关键组成部分。培训还应确保教师理解并能够采取全纳原则，具备必要的能力来预防和应对针对残障学生的暴力和欺凌。

### 报告机制和支持服务

残障学生报告说，他们在应对校园暴力和欺凌方面采用的策略，例如走开或告诉成年人，并非一直奏效。在一项研究中，残障学生报告欺凌行为在他们尝试回避或告诉成年人后反而加剧的可能性是非残障学生的2到3倍。<sup>70</sup> 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残障学生报告暴力和欺凌的可能性要比非残障同龄人更低。原因包括缺乏无障碍和保密的报告机制，害怕报复，对将来能否采取有效行动缺乏信心以及沟通方面的挑战。在焦点小组讨论中，残障青年报告说，受害者往往不说话，因为他们害怕暴力和欺凌会加剧，没有人会听他们说话，他们的隐私会被泄露，施暴者不用承担责任。

为遭受暴力和欺凌的学生建立报告机制，该机制连同支持和转介服务是教育系统全面参与模式的关键组成部分。为了满足残障学生的特殊需求，报告校园暴力和欺凌的机制必须是无障碍的、保密的、适合年龄的和对性别敏感的。

学校应当明确负责监控欺凌行为的工作人员，以及残障学生可以向谁报告欺凌行为——例如，学校辅导员或接受过欺凌预防和干预以及全纳教育培训的教师。学校还应当为受校园暴力和欺凌影响的残障学生提供支持或转介服务。

### 残障学生的赋权和参与

教育系统全面参与模式强调务必让所有学生参与预防校园暴力和欺凌的计划，这应当包括残障学生，以确保欺凌预防策略的包容性。利益攸关方报告说，当有残障学生参与时，对暴力和欺凌的意识会增加，暴力程度也会降低。

焦点小组参与者的反馈还强调，有必要确保残障儿童和青年有平等机会参与所有学校活动，包括课外活动，并且学校和大学领导委员会中要有残障者代表。

### 家长和整个学校的参与

是否有家人支持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参加焦点小组的青年描述了积极和消极的经历——在某些情况下，父母一直支持并积极干预学校或将学生转学，而有些情况下则没有作出响应，或告诉受害者要忍耐现状。印度尼西亚的参与者评论说，许多父母以生养残障孩子为耻。传闻证据还表明，一些家长纵容或支持教师使用暴力来控制

或惩罚残障学生。家长的态度反映了广大社会的态度，显然需要大力扭转对残障和残障者的认识，因为消极态度会助长影响残障学生的暴力和欺凌行为。

教育系统全面参与模式包括让家长在内的整个学校参与预防校园暴力和欺凌的行动。为确保残障学生的需求得到满足，还应辅之以干预措施，让家长和学校认识到儿童和青年在校园暴力和欺凌面前的脆弱性。与此同时，需要更广泛的努力——包括与媒体、政治、社区和宗教领袖以及残障人组织接触，以改变社会对残障和残障学生潜力的消极态度。

### 监测、评估和证据

教育系统全面参与模式的最后一个组成部分是监测校园暴力和欺凌以及评估应对行动。监测需要考虑加剧部分学生受害脆弱性的因素，确保将收集到的关于学校暴力和欺凌的数据按残障类型、年龄和性别分类。

还需要采取措施弥补证据方面的空白，包括影响中低收入国家残障学生遭受校园暴力和欺凌的规模、性质和后果，残障学生在网络暴力和欺凌面前的脆弱性，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残障学生在校园暴力和欺凌面前的脆弱性，以及残障男孩和男性青年在性暴力面前的脆弱性。

## 4. 结语

文件中提供的证据表明，各年龄段和各种学习环境里的残障学生均不同程度地受到校园暴力和欺凌的影响，导致其教育、健康和幸福受到不利影响。残障学生在校园暴力和欺凌面前的脆弱性受年龄、性别和残障类型的影响。过去遭遇暴力的经历、家庭劣势和贫困似乎增加了受害的风险。

预防和应对影响残障学生的校园暴力和欺凌需要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这意味着通过教育系统全面参与模式，并采用全纳教育的原则，来满足这些学生的特殊需求。例如，学校课程应确保所有学生都了解残障人的权利；教师和其他学校工作人员应接受培训，为残障学生提供适当支助，防止其受到暴力和欺凌；暴力和欺凌事件的

报告机制应向所有残障学生开放。还需要加大努力——包括与父母、媒体、政治、社区和宗教领袖以及残障人组织合作，以改变加剧暴力和欺凌的、与残障相关的负面社会态度和污名化。

最后，关于残障与面对校园暴力和欺凌的脆弱性之间的关系，人们在认识层面还存在严重空白。有必要更好地收集关于该问题规模和性质的数据，特别是能够比较各国情况且按年龄、性别和残障类型分类的数据；还有必要开展研究，确定和评估学校和其他学习环境所采取的防止儿童和青年遭受暴力和欺凌的干预措施。提高我们对该问题和有效干预措施的认识，对于指导确保残障学生受教育权的政策和计划至关重要。

- 1 欺凌可以被定义为多次发生在受害者身上的、故意的且具有侵犯性的行为。这是一种行为模式，而不是独立的事件。欺凌有许多种形式，包括：身体欺凌，如殴打、踢打和破坏财产；心理欺凌，如戏弄、侮辱和威胁；或通过传播谣言和排斥某个群体的关系欺凌；性欺凌，例如用性玩笑、评论或手势取笑受害者，性欺凌在一些国家可能被定义为性骚扰。
-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9，《数字背后：结束校园暴力与欺凌》。巴黎，教科文组织。英文版：Behind the numbers: ending school violence and bullying - UNESCO Digital Library
- 3 WHO, 2011. World Report on Disability, Geneva, WHO. Retrieved from: [https://www.who.int/disabilities/world\\_report/2011/report.pdf?ua=1](https://www.who.int/disabilities/world_report/2011/report.pdf?ua=1).
- 4 在关于欺凌的研究中对欺凌“受害（Victimization）”这一术语没有通常的定义。被欺凌者通常会被称为“受害者”或“欺凌受害者”，“受害”率指的是某项特定研究中“受害者”所占的比例。因为不同的研究对欺凌的定义各不相同，“受害”一词所指的欺凌和暴力，其涵盖的类型、发生频率和时间范围在不同的研究中会有区别。应根据特定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来确定“受害”一词在该项研究中的内涵和外延。
- 5 African Child Policy Forum, 2010.
- 6 Jones et al, 2012. Prevalence and risk of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observational studies. *Lancet*, 380, 899-907.
- 7 Repo and Sajaniemi, 2014. Bystanders' roles and children with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in bullying situations among preschool-aged children. *Early Years: A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 8 Hwang et al, 2018.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nd school bullying: Who is the victim? Who is the perpetrator? *Journal of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48(1), 225-238.
- 9 Blake et al, 2012. National prevalence rates of bully victimization among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School Psychology Quarterly*, 27(4), 210-222.
- 10 Farmer et al, 2017. Bullying involvement and the school adjustment of rural students with and without disabilities. *Journal of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Disorders*, 20(1), 19-37.
- 11 Pinquart, 2017. Systematic review: Bullying involvement of children with and without chronic physical illness and/or physical/sensory disability – a meta-analytic comparison with healthy/non-disabled peers. *Journal of Pediatric Psychology*, 42(3), 245-259.
- 12 Annerback et al, 2014. A cross-sectional study of victimisation of bullying among schoolchildren in Sweden: Background factors and self-reported health complaints.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42(3), 270-277.
- 13 Chiu et al, 2017. Effect of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victimization types, and family- and school-related factors on psychological distress in adolescen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Psychiatry Research*, 248, 48-55.
- 14 Devries et al, 2014. Violence against primary school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in Uganda: a cross-sectional study. *BMC Public Health*, 14(1017).
- 15 Sentenac et al, 2013. Peer victimisation and subjective health among students reporting disability or chronic illness in 11 Western countries. *Europe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3(3), 421-426.
- 16 Annerback et al, 2014. A cross-sectional study of victimisation of bullying among schoolchildren in Sweden: Background factors and self-reported health complaints.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42(3), 270-277.
- 17 López et al, 2020. Sexual harassment by peers in Chilean schools. *Child Abuse & Neglect*, 107, 104602.
- 18 Maïano et al, 2016. Prevalence and correlates of bullying perpetration and victimization among school-aged youth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A systematic review. *Research in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49-50, 181-195; Maïano et al, 2016.
- 19 McHugh and Howard, 2017. Friendship at any cost: Parent perspectives on cyberbullying children with intellectual 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Research in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10(4), 288-308.
- 20 Devries et al, 2014. Violence against primary school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in Uganda: a cross-sectional study. *BMC Public Health*, 14(1017).
- 21 网络欺凌是发生在网络上的一种心理欺凌或性欺凌。网络欺凌的例子包括：通过各种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发布或发送旨在骚扰、威胁或针对他人的信息、图片或视频。网络欺凌也可能包括散布谣言、发布虚假信息、伤害性信息、令人尴尬的评论或照片，或者在网络空间和网络交流中孤立他人。
- 22 Heiman et al, 2015. Cyberbullying involvement among students with ADHD: relation to loneliness, self-efficacy and social support. *European Journal of Special Needs Education*, 30(1), 15-29; Kowalski and Fedina, 2011. Cyberbullying and Asperger Syndrome populations. *Research i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5(3), 1201-1208.
- 23 Eisenberg et al, 2015. Vulnerable bullies: Perpetration of peer harassment among youths across sexual orientation, weight, and disability status.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05(9), 1784-1791.
- 24 Malecki et al, 2020. Disability, poverty, and other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involvement in bullying behaviors. *Journal of School Psychology*, 78, 115-132.
- 25 Perfitt, 2013.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when supporting transitions for pupils with speech,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needs. *British Journal of Special Education*, 40(4), 189-196.
- 26 Devries, et al, 2014. Violence against primary school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in Uganda: a cross-sectional study. *BMC Public Health*, 14(1017).
- 27 Han, 2011. Probability of corporal punishment: Lack of resources and vulnerable student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104(6), 420-430.
- 28 Suarez, 2017. Restraints, seclusion, and the disabled student: The blurred lines between safety and physical punishment. *University of Miami Law Review*, 71(3), 859.
- 29 Devries, et al, 2014. Violence against primary school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in Uganda: a cross-sectional study. *BMC Public Health*, 14(1017).
- 30 定义出自《美国残疾人教育法案》。
- 31 Blake et al, 2012. National prevalence rates of bully victimization among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School Psychology Quarterly*, 27(4), 210-222.
- 32 Bear et al, 2015. Differences in bullying victimisation between students with and without disabilities. *School Psychology Review*, 44(1), 98-116.
- 33 Blake et al, 2012. National prevalence rates of bully victimization among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School Psychology Quarterly*, 27(4), 210-222.
- 34 Chiu et al, 2017. Effect of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victimization types, and family- and school-related factors on psychological distress in adolescen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Psychiatry Research*, 248, 48-55.
- 35 Maïano et al, 2016. Prevalence of school bullying among youth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Autism Research*, 9(6), 601-615.
- 36 McCormack et al, 2011.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tudy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ommunication impairment at 4-5 years and children's life activities at 7-9 Years. *Journal of Speech, Language, and Hearing Research*, 54(5), 1328-1348.
- 37 Devries et al, 2018. Reducing physical violence toward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62(3), 303-310.

- 38 Klomek et al, 2016. Victimization by bullying and attachment to parents and teachers among students who report learning disorders and/or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Learning Disability Quarterly*, 39(3), 182-190.
- 39 Eisenberg et al, 2015. Vulnerable bullies: Perpetration of peer harassment among youths across sexual orientation, weight, and disability status.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05(9), 1784-1791.
- 40 Devries, et al, 2014. Violence against primary school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in Uganda: a cross-sectional study. *BMC Public Health*, 14(1017).
- 41 Aliksson-Schmidt et al, 2010. Are adolescent girls with a physical disability at increased risk for sexual violence? *Journal of School Health*, 80(7), 361-367.
- 42 Cantor et al, 2020. *Report on the AAU Campus Climate Survey on Sexual Assault and Misconduct*. Rockville, Maryland,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
- 43 UNFPA, 2018. Young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Global Study on Ending Gender-based Violence and Realizing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and Rights. New York, UNFPA. Retrieved from: <https://www.unfpa.org/publications/young-persons-disabilities>.
- 44 Turner et al, 2011. Disability and Victimization in a National Sample of Children and Youth. *Child maltreatment*. 16. 275-86. 10.1177/1077559511427178.
- 45 Devries, et al, 2014. Violence against primary school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in Uganda: a cross-sectional study. *BMC Public Health*, 14(1017).
- 46 López et al, 2020. Sexual harassment by peers in Chilean schools. *Child Abuse & Neglect*, 107, 104602.
- 47 Mitra I, 2013et a. Dating violence and associated health risks among high school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Journal*, 17(6), 1088-1094.
- 48 Scherer et al, 2016. Intimate partner victimiza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with and without disabilities: Prevalence of and relationship to well-being.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1(1), 49-80.
- 49 Son et al, 2020.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victimiza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Prevalence, help-seeking,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nd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victimization.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110, 104741.
- 50 Blake et al, 2016. Predictors of bully victimization in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A longitudinal examination using a national data set. *Journal of Disability Policy Studies*, 26(4), 199.
- 51 Blake et al, 2016. Predictors of bully victimization in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A longitudinal examination using a national data set. *Journal of Disability Policy Studies*, 26(4), 199.
- 52 Blake et al, 2016. Predictors of bully victimization in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A longitudinal examination using a national data set. *Journal of Disability Policy Studies*, 26(4), 199.
- 53 Pinquart, 2017. Systematic review: Bullying involvement of children with and without chronic physical illness and/or physical/sensory disability-a meta-analytic comparison with healthy/non-disabled peers. *Journal of Pediatric Psychology*, 42(3), 245-259; Blake et al, 2016. Predictors of bully victimization in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A longitudinal examination using a national data set. *Journal of Disability Policy Studies*, 26(4), 199.
- 54 Chan et al, 2018. Associating disabilities, school environments, and child victimization.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83, 21-30.
- 55 Rose et al, 2015. Bullying and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Examination of disability status and educational placement. *School Psychology Review*, 44(4), 425-444; Zablotsky et al, 2013.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bullying and the psychological functioning of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and Behavioral Pediatrics*, 34(1), 1-8.
- 56 UNICEF, 2013. *The State of the World's Children: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 57 Jigyel et al, 2020. Benefits and concerns: parents' perceptions of inclusive schooling for children with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SEN) in Bhut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clusive Education*, 24(10), 1064-1080.
- 58 Mitra et al, 2013. Dating violence and associated health risks among high school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Journal*, 17(6), 1088-1094; Hidalgo-Rasmussen et al, 2015. Influence of bullying on the quality of life perception of Chilean students. *Revista Medica De Chile*, 143(6), 716-723.
- 59 McMaugh, 2011. En/countering disablement in school life in Australia: Children talk about peer relations and living with illness and disability. *Disability & Society*, 26(7), 853-866.
- 60 McMaugh, 2011. En/countering disablement in school life in Australia: Children talk about peer relations and living with illness and disability. *Disability & Society*, 26(7), 853-866.
- 61 Bolourian et al, 2019. Autism in the classroom: Educational issues across the lifespan. In M. Fitzgerald (Ed.),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Advances at the End of the Second Decade of the 21st Century*. IntechOpen.
- 6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法国国家教育、青年与体育部, 2020. 校园欺凌国际会议。预防和解决校园欺凌与网络欺凌科学委员会的建议。
- 63 McNicholas et al, 2020. Victimized for being different: Young adults with disabilities and peer victimization in middle and high School.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5(19-20), 3683-3709.
- 64 Weiner et al, 2013. Deaf and hard of hearing students' perspectives on bullying and school climate. *American Annals of the Deaf*, 158(3), 334-343.
- 65 McLaughlin et al, 2010. Briefing Paper: Responding to bullying among children with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and/or disabilitie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Faculty of Education for the Anti-Bullying Alliance.
- 66 Devries et al, 2018. Reducing physical violence toward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62(3), 303-310.
- 67 Jigyel et al, 2020. Benefits and concerns: parents' perceptions of inclusive schooling for children with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SEN) in Bhut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clusive Education*, 24(10), 1064-1080.
- 68 McLaughlin et al, 2010. Briefing Paper: Responding to bullying among children with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and/or disabilitie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Faculty of Education for the Anti-Bullying Alliance.
- 69 McNicholas et al, 2020. Victimized for being different: Young adults with disabilities and peer victimization in middle and high school.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5(19-20), 3683-3709.
- 70 Hartley et al, 2017. Responding to bullying victimization: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victimized students in general and special education. *Journal of Disability Policy Studies*, 28(2), 77-89.





unesco

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

## 教育环境中的暴力和欺凌

### 残障儿童和青年的经历

在各年龄段和各种学习环境中，残障学生更易于遭受校园暴力和欺凌。这对他们的教育、健康和福祉有严重的消极影响。

本文旨在提高对该问题的认识，并鼓励采取行动，确保残障儿童和青年能够获得安全的学习环境。

### 保持联系



UNESCO

7, place de Fontenoy - 75352 Paris 07 SP France



<https://en.unesco.org/themes/school-violence-and-bullying>



@UNESCOchinese



@UNESCO\_chinese



可持续发展目标